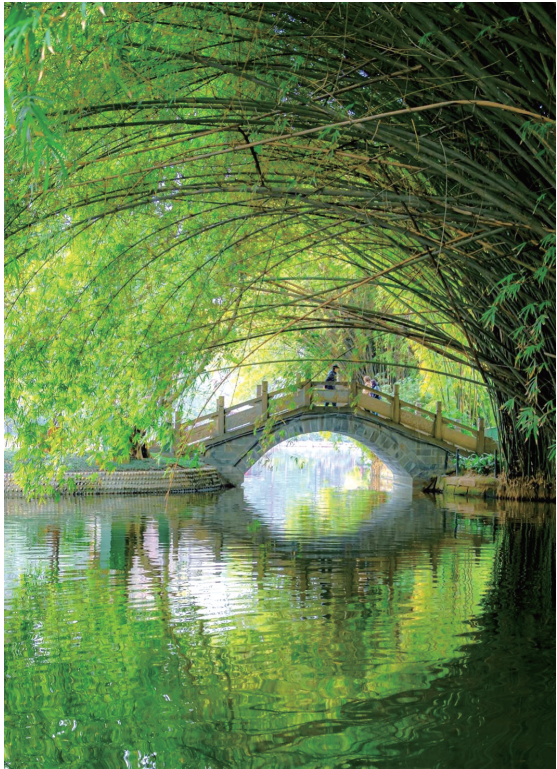


一月，蜡梅凝雪，线条乱枝，漫过屋脊。

蜡梅也是树，吾乡有老宅人家，院中一株，绵延百余年，枝高过屋脊。檐口有花，一丛丛，若繁星，鹅黄蜡质，冷香四溢，时有鸟来啄，小院里也因此气韵生动，幽香扑鼻。

二月，紫藤高卧，花开如常。紫藤涵养于老公园的湖心岛上，四周环水，人不得近，唯小鸟才能打扰。这株六百多岁的老藤，在花架上高卧，休养生息。

老藤原住紫藤街上，从这头攀爬到那头，悠闲自在。若干年前，紫藤街要拆了，街坊们商量着给老藤重新安一个家，有人想到老公园的湖心小岛，虽不大，倒是安静养老的



秘境 周文静 摄

在我们村，父亲的农具是最多的。我没有仔细数过，大约有上百种。当然，父亲的农具，也包括他的木工工具。父亲在小村，甚至在附近的几个村庄，算是一个不错的木匠，尽管是半路出家。

有多少农具，就有多少经历。如今，那些农具，大都被岁月封尘，只有极少的几件，还握在父亲的手里。

父亲的农具，也是全村最好使的。他懂木工，就把锄把、镰把、铁锹把等，打磨到最适合人的手去攥握，不长不短，不粗不细，像女人的腰。

父亲的农具，由于好使，且多，经常被借出去。农忙时节，被街坊邻居借去用三五天，是常有的事。

父亲深知“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的道理。春暖乍寒，他把偏房里那些农具拿出来，进行打磨。农具们摆在院子里，东一件西一件的，像一个小型的农具博览会。父亲瞅瞅这个，看看那个，都喜欢。农具是父亲的亲密战友，他们共同承担着二十四节气的阴晴悲欢。

炎炎夏日，下地归来，父亲听到村子东头叮叮当当的敲击声，他知道，朱家村的周铁匠又来了。他顾不上吃饭，拿上农具循着声音去找周铁匠。

每隔一段时间，周铁匠总要来。他找一个宽敞的地方，把风箱和铁毡固定下来，撑起一个装得下他和他的

地方，于是紫藤便搬家安置在小岛上。每年春天，一串串紫藤花垂挂如瀑，花开如常。

三月，寻常人家，万朵山茶，井水浇花。

古山茶树上，红艳的花朵，让孩子们数，怎么数也数不过来，至少有一万朵。茶树宜适井水浇花，所以树旁有口井，井里倒映天空、云朵、飞鸟……也倒映一棵树，万朵山茶花。

四月，老槐爆新绿，一树欢欣。

老槐嫩绿，一点一点，攒成荫，虬枝聚一树欢欣。古槐，栽植于唐代，迎送几多烟雨，站在一座禅院里。“绿树禅院”，以老槐而得名，树也因禅院更具灵气。我在挂满红丝带的树下，向一千多岁的老槐致敬。

五月，皂荚树上挂皂荚。

这棵树，是在一个叫桑湾的古村里看到的，在老房子旁边。八十多岁的老者说，他小时候就有这棵树了，爷爷的爷爷所栽。每年这时候，结青色的皂荚，长到秋冬皂荚渐渐变老，摘下晒干变成黑褐

古树月令

王太生

色。老者从屋里捧出一大捧皂荚送我，说拿回去给洗小孩衣裳用，气息温和，不伤皮肤，不伤手。

六月，青桐如隐者。青桐树，杆挺且直，皮青绿光滑，藏于小山土丘藤萝杂树之间。这样的树，已经很少遇见了，望见它恍闻琴音。古书上说，青桐木做琴犹佳。隔咫尺，望之，如闻琮琤琴音。好琴宜在山中弹，隔着林木阔叶，忽高忽远，忽隐忽现。可谓好木伴好音，好音生好木，木与琴俱佳。

七月，紫薇花，淡粉如霞。紫薇，花姿秀雅。一团团，一簇簇。过去总觉得用“花团锦簇”来描述一个节气花，过于笼统，用在此处，却最恰当不过。

树植于民居后花园，350岁。造型优美，树干光滑洁净，宛若一棵大盆景置于小院一角，树干遒劲，身形飘逸。有意思的是花、果并存，有白眉鸟，尾羽灵动，一顿一缩，在啄刚刚秀出的细圆种子。

八月，老桂锁深宅，香透半条街。一株桂树，在老园子里生长了那么久。每年只有一次，将它的花香远播。桂花的香气，隔着围墙漫溢而来，尤其是细细清凉秋雨天，打一把油纸伞，踩泛着光亮的石板路，贴着围墙走，老桂的醇香，香透半条街。

九月，黄杨叶秀，如雀舌。黄杨，李渔赞之“木中君子”，他在《闲情偶寄》里说，“黄杨每岁一寸，不溢分毫，至闰年反缩一寸，是天限之命也”——原来黄杨生长缓慢，适宜在空间有限的老院子里生长。藏在老宅里的古黄杨，我遇见的

一株，150岁，在一位明代进士旧宅里。其时老宅已辟作图书馆，我到那儿看书，每次都遇见这棵黄杨树，叶片小如雀舌，想到它年岁已有这么大，每每朝它投去注目礼。另一棵黄杨，是在古镇的一个小院里。镇上的朋友带我去看，无奈大门紧锁，只能从门缝里瞧，老树早已高过墙院，主人此去经年，浑然不知。

十月，柿子半熟，留几只由鸟来啄。

老柿树有繁茂的枝叶，年年结又大又圆的柿子。先是青柿子，后来变成红柿子。风劲叶落，柿树的主人摘柿子，总担心冬天的鸟儿没食吃，就留了几只半熟柿子在枝梢，让鸟在深冬啄食。

十一月，银杏仙子落凡尘。银杏树有银杏果，澄黄、滚圆，已经熟透。一阵风吹来，银杏果扑簌簌拨开枝叶，闯出一条路，掉落在地上。这是地心的吸力，一粒熟透的果子终归是要跌入大地。银杏果有时会打落在树下路人的头上、肩上、脊背上，生疼、冰凉。

千年银杏树上，银杏落，落下的是银杏雨。

十二月，龙柏傲雪，依旧苍绿。古树在漫漫的生长过程中，栉风沐雨，受外界影响，生长的形状千姿百态。或似斜，或匍匐，或屈缩，多表现为静默、隐忍。

170岁的龙柏，树呈45度倾斜。然而它就以这样的形态，屹立不倒。树的坚守与坚持，打动着我。由此，联想到人，如果像树那样，以自己的状态自由生长，外界千万不要刻意改变什么，就让它保持既有的样子。一棵树，已经倾斜，生长了那么久，如果将之扳直，就不是原来的那棵树。

一年十二月，春花夏荫，秋果冬雪，遇见十二棵古树。每棵树都是光阴故事，每棵树都有它的前世今生。

仅在此，小村的那些正房、偏房上的房檩、檐檩等，也是在父亲的锛凿锯斧下，上了屋顶的。

我结婚以后，父亲把我们分了出去，除去给了锅碗瓢盆等日常生活用品以外，还让我挑选了一把锨、两张锄。其他的农具，父亲说，大家一起用吧。

后来我离开了乡村，把所有的农具归还了父亲，只带着一把铁锨和一张锄，进了城。也带走了我割舍不断的乡情和父母的殷殷期盼。

如今，我每次回家，都要去偏房里看看那些农具，尽管已经破烂不堪。我把这些农具的前世今生，讲给女儿，讲给外孙女，她们好像在听讲天书。

很多的农具，已经被机械所代替。但那一代代人的记忆，是永远抹不掉的。

父亲说，农民的手里是不能空着的。一件农具握在手中，就握住了今天，握住了明天，握住了未来。

父亲的农具

鲁北

战场的帆布伞，遮挡毒辣辣的阳光。他点上炉火，拉起风箱，把炭火生旺，那些钝了的铁锨和锄等农具，经过淬火，在他的手里，像玩物，不一会儿，就锋利起来。

父亲把铁锨、锄等农具拿了来，或放下就走，等吃了饭再回来取，或等着周铁匠给锻打了直接拿回去。被拿来淬火的农具，一件件，周铁匠都熟悉，大多出于他的手艺。

周铁匠是沉默的，没有声响。父亲蹲在不远处，也不说话。

“天地之间，其犹橐籥乎？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。”橐籥如同风箱。周铁匠也许没有读过《道德经》，但他在打铁中，却窥见了风箱的作用。炉子里的火源源不断，被手中的风箱控制着火候。

炉火和铁锤的声音是明亮的，叮叮当当的敲击声过后，呈现出的是周铁匠的一件件杰作。

父亲是耕地的行家里手，耙地的行家里手，播种的行家里手，间苗的行家里手，割豆子的行家里手，剪高粱的行家里手，掰玉米的行家里

手，抓地瓜的行家里手，扬场的行家里手……所有的农活，都难不倒父亲。

无论哪一件农具，在父亲的手里，都是一件艺术品。庄稼地里，一把锄，行走在庄稼与草之间，游刃有余。打麦场上，一张木锨，轻轻地扬起来，就是千道彩虹。一幅坏模子，脱出千万坯子，垒起来是万里长城。

父亲的快乐，传递给农具，农具也快乐起来。

每一件农具，都是父亲的心上之物。每一年用完之后，他都小心翼翼地打磨好，或上油，或擦拭干净，一件件放在偏房的地上，或挂在墙上。

父亲不但爱自己的农具，街坊邻居的农具，也视为宝贝。阴雨连连的天气里，我们家是最热闹的。西邻的二宝叔、东邻的小泥哥，就连村东头的锁成大爷，都拿着坏了的锨把、锄杆、断了腿的板凳，让我父亲修葺。在一杯热茶里，或说说笑笑中，那些损坏了的农具，修好了。欢声笑语盈满了屋子，穿过窗棂，跟着一阵风，传到大街上。

父亲的那些木工工具的用场，不

